

碧里杂存 (明)董谷 撰

●碧里杂存上卷

○甲辰

按邵子《皇极经世》，断自陶唐甲辰年即位为始。我国家万载无疆之历，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十一年戊寅，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，永乐元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，洪熙元年乙巳，宣德元年丙午至十年乙卯，正统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巳，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，天顺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，成化元年乙酉至二十三年丁未，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，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，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。盖自戊申迄兹三历甲辰，一百七十七年。计自陶唐至此，共六十五甲辰，整三千九百岁也。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，满四千岁。

○梅梢

梅梢者，我圣祖高皇帝鏖战鄱湖时御舟黄帽也。吴人谓舟子为梢子，其人梅姓云。时圣祖御舵楼，指麾将士，适伪汉有举流矢相向者，梅梢偶见之，急撤御座，甫倒于舟中，而流矢及矣。利害在毫忽间，比之沛公伤胸扞足，福孰隆耶？登极后，大封已毕，独不及梢。时梢老病家居，目已失明，时时自数，无敢为之言者。他日，候郊天驾回，梢令其孙扶之路傍，大呼曰：“皇帝忘梅梢乎？”上大惊曰：“朕忘之矣。”即日厚加锡予，以其孙尚公主云。余闻诸江宁父老如此。鄱湖之鏖也，伪汉兵力甚盛，我师小却。友谅推篷四顾，志得气骄。二女子捧银盆具悦以进，澡手未毕，我郭英者，发一矢中之，贯睛及颊而死。子理舁尸遁去，遂大克捷。乃知帝王有真，信天命也。英，字子兴，先用其策，两以火攻伪汉，有大功，封郑国公，谥宣武。

○满江红

我圣祖居和阳时，欲图集庆，遂与徐公达间行，买舟以觐江南虚实。至江口，适值岁除，呼舟人无肯应者。有贫叟夫妇二人，舟尤小，欣然纳之曰：“天晚矣，明当早渡。”且进鸡酒，具黍，情甚真。厥明，发舟。老叟举棹，口中打号子，曰：“圣天子六龙护驾，大将军八面威风。”圣祖元旦得此吉语，喜甚，与中山蹶足相庆。登极后，访得之，无子，官其侄，并封其舟而朱之。以故迄今江中渡船，皆谓之满江红云。

○千里草

高皇帝初作孝陵于钟山之阳，因山多鹿，禁人捕猎，而设孝陵卫于山下，特置牧马千户所，盖取义鹿马欲其蕃息耳。所既置矣，尚虚典守之职。他日因微行至陵所，归途遇雨，偶于民家门屋下憩焉。问其何姓，曰：“董氏也。”圣意遂注，曰：“千里草，马所宜也。”即拜其人为千户，以典斯牧。至今

子孙世掌所印，不得而易。墙门每坏，官府辄为之修云。

### ○彭友信

彭友信者，攸人也。岁贡至京，一日圣祖微行，途中相值。忽见虹霓，圣祖口占二句，云：“谁把青红线两条，和云和雨系天腰。”友信应声曰：“玉皇昨夜鸾舆出，万里长空驾彩桥。”上异之，相约明日会于竹桥，同早朝。明日，彭果往候，久不至，遂失朝。已而宣入，喜曰：“有学有行，君子也。”以为北平布政使。

### ○贤人心肝

南京国子监生，常课之外，别有进呈文字，谓之进呈册。余初直以为供御览耳，后拨历尚宝司事，见一室中充栋，皆进呈册也。询诸同事者，曰：“子不知其用乎？昔我圣祖初造宝钞，屡不成，将戮工匠。匠惧，乃妄奏云：‘前代造钞，皆取贤人心肝用于内，然后成耳。’上将信之，人以语于高皇后马氏，欲于文臣内从事。后即启曰：‘以妾观之，今秀才们所作文章，即是贤人心肝，用之足矣，焉用杀？’上悦，即于本监取而用之，钞遂成。因有进呈册，永以为例。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！”

### ○古战场

南京国子监，在覆舟山之阳，晋宋以来古战场也。多鬼物，人不敢行。圣祖既定都，即其地为太学以镇之，气象宏大。既成，下令：“敢有妇女入门者，斩趾。”盖欲绝阴类耳。高皇后闻其壮丽，欲观之，上曰：“不可，是不信也。”遂于鸡鸣山东麓，缘崖开道，俾后自上望之。今石磴犹存焉。立法甚严，敢有诽谤师长者梟首。相传皆云：头门槛下官一员，日晷口下官一员，皆当时生埋者。正义堂西三班第一口第一位，至今无人敢坐云。昔有孝子，因母病危欲面诀，告归不得，遂自刳其肝而死。于此六堂之后，别创光哲堂以处四夷子弟。游太学者，凡八九千人。会饌食锅二，皆径可八九尺宽，深犹巨钟焉。或云后因堕一膳夫于内蒸死，遂废会饌。砌浴贤池，铜为之底，引后湖水径其中南出，俾诸生澡雪。又置水磨运机，作面以食诸生。今河流几绝，磨盘岿然尚存，徒想当时秦淮水势而已。东南号房一带，即昔之校尉营。圣祖置校尉于此，使检察士类，以故士风克一，无敢有颜异之愆者。立积分之法，监生每考以朱墨为优劣，满七百圈而后选官出监。速者十余年，远者二十余年，多有白首老死不得出监者。朝出历事，暮复归监，与今之事体绝不相似矣。

### ○旧内

南京旧内，在今应天府之左。高皇帝建大内宫殿，既成，迁居之，旧内虚焉。他日，召中山王饮，乐甚，即以是第赐之，中山拜谢而出。上乃夜命工作廩，刻“旧内之门”四字。厥明，将往悬之，未及行而中山辞表至矣，上悦。

今其前门所揭匾是也。中山之纯谨而机警如此。

### ○沈万三秀

沈万三秀者，故集庆富家也，货巨万万，田产遍吴下。余在白下闻之故老云：今之会同馆，即秀之故基也。太祖高皇帝尝于月朔召秀，以洪武钱一文与之，曰：“烦汝为我生利，只以一月为期，初二日起至三十日止，每日取一对合。”秀忻然拜命。出而筹之，始知其难矣。盖该钱五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万零九百一十二文。今按洪武钱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，则一万六千文为一石。以石计之，亦该钱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。沈虽富，岂能遽办此哉！圣祖缘是利息只以三分为率，年月虽多，不得过一本一利，着于律令者，此也。沈万三秀不知其名，盖国初巨富者。谓之万户三秀者，国初每县分人为五等，曰哥、曰畸、曰郎、曰官、曰秀，哥最下，秀最上。洪武初，家给户由一纸，以此为第而每等之中，又各有等。沈乃秀之三者也。至今民俗尚有“郎不郎，秀不秀”之谚云。

### ○宝志公

宝志公，萧梁时神僧也。余尝于鸡鸣山塔中睹其塑像，腊高貌古，筋骨皆露，俨如生人，非今之匠工所能为也。询于故老，告余曰：“今之孝陵，即志公之瘞所也。瘞榜原有八功德水，泉脉甘美。诚意伯奏改葬之，乃见二大缶对合。启之，端坐于内，发被体，指绕腰矣。瘞既迁，而水亦随往。圣祖异焉，敕建灵谷寺，赐之庄田甚广，仍迎其像以归，建塔居之。命太常岁祭，行搢笏之礼焉。

### ○孙蕡

孙蕡，字仲衍，号西庵，五羊人。为翰林典籍，无书不读，诗高古。坐为蓝玉题画诛，临刑口占曰：“鼙鼓三声急，西山日又斜。黄泉无客舍，今夜宿谁家。”死后，太祖闻知此诗，曰：“有如此好诗，不覆奏，何也？”并诛监斩者。又访驸马不遇，题壁云：“踏青驸马未还家，公主传宣坐赐茶。十二阑干春似海，隔窗闲杀碧桃花。”

### ○青萝祠

宋潜溪太史乞归，时御制诗二句饯之，云：“白下开樽话别离，知君此后迹应稀。”太史续之云：“臣身顾作衡阳鹰，一度秋风一度归。”上悦，赐白金缙币文绮，曰：“与汝作百岁衣也。”自是岁一来朝，后子燧被诛，乃讳迹焉。上命使者取其铁券，太史无所慰劳，但云：“吾用铁券何为。”使者归奏之，震怒，赐诛。因炼刀于金华，五日未成决。懿文太子惊闻赴水。上驰诏赦之，谪戍于蜀终焉。夫人葬于青萝山，以太史衣冠配之。山阴王璠题其祠，云：“乞恩曾许下鸾坡，鱼水云龙竟若何。一代文章周礼乐，百年盟誓汉山河。

秋风归雁衡阳少，夜月啼鹃剑外多。回首故园何处所，萧萧遗像守青萝。”

### ○建文君

白下故老为余谈建文旧事云：建文君，人皆言其自焚，非也，实逃也。盖其初诞时，以月晦日生，圣祖闻之不怡，诏免称贺。髫年时，圣祖夜梦内庭左右楹柱，有黑白二龙，绕之而斗，左黑者胜。明日偶见燕邸与皇太孙各抱一柱而嬉，燕邸左焉，圣心固已疑之。稍长，因阅御马，出一对句试之，曰：“风吹马尾千条线，”太孙对曰：“雨湿羊毛一片毡。”燕邸曰：“日照龙鳞万点金。”圣心益异之。盖真气惊人，固非凡矣。圣祖已知天命，乃封锁一篋，密召太孙，谕之曰：“汝他日遇有大难，垂死之际，方许开视。虽有小灾，不可开也。”壬午岁，靖难师至，乃开篋。有僧衣帽一副，度牒一纸，剃刀一具而已。遂夜削发，纵火焚宫，从大隧中出而去。有司以自焚奏。此其顺天知命，见机保身，不忍以土地杀人，隐德可嘉也。至正统中，云南布政使司有老僧华颠，杖锡从甬道入至堂，南面而立，曰：“吾即建文帝也。今吾年八十，彼已传四朝，事既定矣。吾有首丘之怀，故欲归耳。汝等可为奏闻。”因袖出一诗，云：“沦落西南四十秋，归来白发已蒙头。乾坤有恨家何在，江汉无情水自流。长乐宫中云气散，朝元阁上雨声愁。新蒲细柳年年绿，野老吞声哭未休。”藩臣因奏送至京，旧人皆物故，无能辩其真伪。有一老宦者曰：“吾能验之，请出左足观焉。”持其踵悲恸。盖当时宫中侍浴，足底有黑子，可识也。朝廷亦善处之，获考终焉。

### ○星犯紫微

天心所眷，默定于冥冥之中。去留之机，虽圣人不能测识而挽回。按《圣政记》。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庚申夜，有星大如鸡子，尾末有光，自天厨入紫微垣，后有二小星随之，至积气中没。上以天象示变，占北方当有警，敕晋、燕、代、辽、宁、赵六王曰：“验之历代天象若此者，边戍不宁，往往必验。今天象与此正同，不可不慎也。其应虽非今岁，然二三年间，灼有寇边者，宜令军马东西布列，各守其地。胡人南牧，马势必盛，自非机置深密，昼夜熟算，孰能制之！吾老矣，难于筹边。尔等受封朔土，蕃屏朝廷，若不深思，倘有失误，非惟貽朕之忧，亦尔等安危之所系也。”噫！圣祖之忧勤惕励者，至矣！岂知天命有在，变不虚生，玄象之应，不在千里之外，而在几席之下乎？使覆瓿翁尚在，必能知之，然亦非人所能为也。

### ○听经楼

我成祖文皇帝既靖难，既思所以导民于善，乃于都城凡四达之衢，必建一听经楼。每夜妙选高僧于上讽讲经义，俾臣民咸席地而静听之。既迁都，百余年后，旧制尽失，尚存其一于北门桥与十庙相近。嘉靖初，僧复新之，虽岿然

临市，然知者鲜也。盖我太祖高皇帝天纵之质，博通三教，作养人材，儒风既盛，禅学并兴。当时若姚广孝、诉哭、隐泐、季潭、琦楚石诸僧，皆高才博学，与宋景濂、沈士荣诸学士，往复论难，各明其道。而成祖继之，表章六经，尊信朱子，法严机新，豪杰辈出。虽异教之徒，亦皆砥砺振作以自见，无有蠢然游食，以厉民者。圣母仁孝文皇后，武宁王之女也，精通内典。在燕邸时，尝梦白衣大士授以经一卷，谓之曰：“汝他日当正位中宫，诵此可以御难。”梦中诵之一遍，觉而书之，凡数千言，不遗一字，遂命之曰《观音梦感经》，自制序文，宣入大藏。余尝得而伏读之，洁净精微，深入三昧，不减圆觉诸经，信非神圣不能为也。后圣母端坐而逝，献陵尝有御制记之云。

### ○碧峰

余昔于京师大兴隆寺，观少师影堂，即姚广孝祠堂也。顶相一轴，人物魁梧雄伟，信豪杰哉。闻诸其徒之老曰：“广孝，故元臣也，元末削发，为僧于苏之承天寺。其兄碧峰长老戒行甚高。洪武中，征天下高僧以辅诸王，广孝有用世之志，将应诏，碧峰苦劝止之，不从。既而佐成祖靖难，迁都北京，碧峰思之，往访焉。既见，厉声呵责，广孝事之甚恭谨。或有以其语闻于上者，怒，欲罪之，以广孝在未发。乃敕广孝公差于外，始御鞫之。具以实对，无惧容。上曰：“汝号碧峰，必煮不烂者。”曰：“然。”命以甑蒸之，经一日夕无伤也，乃下之狱。逾年，而广孝始还。暇日，从容以请，上曰：“朕固忘之。”即命宣入，至午门，跣跌于地，不肯入，曰：“业缘尽矣，又奚见为？”双玉箸自鼻中出，长尺余，遂化去。即命龕置，礼葬西山。仍命举朝送殡。后广孝官至少师，命之蓄发还俗，不从，如其志。卒，与碧峰合葬西山云。余又见上海士人谈田，谓余曰：“碧峰北行时，戒其徒曰：‘明年某月某日，吾有大难。汝等当于佛前围坐，各持杨枝水洒地，诵大悲，咒三日夜，则可免矣。慎无忘也。’其徒如戒，果应蒸时云。”盖在国初多有异人，如周颠仙之类，信非妄也。广孝配享庙庭，闻近年已斥去之矣。

### ○石刻先祥

先师阳明公，既平宸濠，乃正德庚辰正月，亲书镵于庐山石壁，其词曰：“正德己卯六月乙亥，宁藩宸濠以南昌叛，称兵向阙，破南康、九江，攻安庆，远近震动。七月辛亥，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，宸濠还救，大战鄱阳湖。丁巳，宸濠擒，余党悉定。当是时，天子闻变赫怒，亲统六师临讨，遂俘宸濠以归。于赫皇威，神武不杀，如霆之震，靡击而折。神器有归，孰敢窥窃？式昭皇灵，天下已定，嘉靖我邦国。”凡百二十余字。越明年辛巳，武宗晏驾，今上皇帝入继大统。又明年，改元嘉靖。先师石刻，实先兆焉。长发其祥，出于无心，此何异汉之公孙病已，实天保之所在也。

### ○连子弩

高皇帝削平群雄，兵精器利。有所谓襄阳炮者，止攻姑苏一用，余不复事。其制以木为架，圆石为炮，重百余斤，发机用数十人，激而上之，入土七尺。又有连子弩者，最为利器。天下既定，即收藏之，不以示民。己卯岁，毅皇帝幸南都，得于内库，甚喜。方诏如式制造，而权臣江彬者，夜已私造数千张矣。不轨之志，何如哉！遂流传于民间，余尝于江都见之。其制，弩面有匣，随弦上下，中藏十矢。匣上有铁挽子挽匣，使却则弦随之。内堕一矢于弩面，及机则弦发而矢往。复挽如前，相继连发，尽十矢在刹那间，全不用力，又不费工夫。此之凡弩，有十倍之易也。或曰诸葛武侯所遗云。

### ○本朝超越前代

程伊川谓，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。余谓我朝超越前代者，略言七事，而一统之盛，尤自古之所无也。是故汉吕临朝，唐武易姓，赵宋虽多贤后，犹有垂帘之失。国家历九朝，椒房不预政事，内廷甚正，一也。夷狄之患，自汉以来，和亲致弊，不知纪极。国家廓清驱逐之后，遂绝其源，大限甚明，二也。人君即位，谓之元年，无再元之理。其弊自汉文帝始，后代多因之，至一君有十数元者，无谓之甚。我朝列圣相承，只以一元纪世，老成正大，无夸侈变更之心，三也。党锢之祸，汉以之亡，牛李洛蜀，何代无之。国朝百八十年，多士一心，无复朋党，四也。古者名不偏讳，临文不讳，惟致谨于君上之前耳。后世忌避太甚，极为可恶。名晋肃而不举进士，姓石昂而改呼右昂。片言只字，无心获罪者，不可胜举。我朝惟进御合避，外一切皆略之，士风稍古，五也。前代杀人无忌，虽平居杯酒之间，动以人命为戏。如王恺饮客，日杀美人。徐知诰鸩第，貽祸伶者。其它快已欲，复私仇，虽当盛世，漫无法度。我圣祖在御，先出五刑酷法，后申《大诰三编》，明着律令，使之趋避。故虽位极人臣，无敢专擅杀戮。太平全盛，人有所恃而无恐，六也。前代皆有官妓，虽张禹大儒，后堂女乐。而谢安之风流，杜牧之狂狷，缙绅以为美谈。至于有宋，士习稍还，而此风不变。我朝一革遂尽，始无寄猥之丑，七也。

### ○金大节

金大节者，吾邑潞浦镇人也，洪武初为乡老人。国初，重老人之选，必推年高有行者为之。天下官员三年朝觐，则老人亦与焉。大节之往觐也，侵晓出门，行里许欲登厕，有鬼自厕中出，指大节曰：“此人好一个金肚皮。”忽不见。大节甚忧怖，曰：“此行必腰斩矣。”既入朝，上问曰：“今天下盗贼平否？”耆民无敢答者，独大节抗声曰：“捕获已尽，惟恐复生。”上异之，即擢为知府，果腰金云。其居与余家邻比，余儿时尚及见。其孙名基者，基死，遂绝。

### ○贾万户

贾万户者，名铭，字文鼎，元时海宁富家也。儒业行藏，悉载伊谱，不能备录。刘伯温先生未遇主时，漫游海上，尝止于其家，亦有意于铭也。久之，知其无成，遂不言。但为之择一牛眠地，于尖山之麓。兴工之日，文墨名士若山阴胡隆成、崇德鲍恂等，皆在座，忽大风起，吹金箔一片，止其梁上。伯温曰：“汝家世世金带，与国同休。”后高皇帝龙兴，铭之子以汗马功，一于河南，一于临山卫，各为指挥，子孙世袭，迄今焉。铭后寿至百有六岁。昼寝，梦更绯衣策雄骑西往，遇一女子，乘金碧舆，侍从甚都，出舆拜曰：“妾自月宫来，送彭祖殡。前之新冢，即彭墓也，公宜就观之。”言毕而寤。门外适报，青田刘先生题《寿山福海图》，寄公为寿。其词曰：“吾闻轩辕之国，乃在大海之中央。其不寿者八百岁，寿者乃与天地同久长。楼台缥缈造云汉，赤日绕户扶桑凉。玉泉之水清以香，瑶草之味如琼浆。洪崖有时来，环声琅琅。凤鸟自歌鸾为舞，青霓连蜷白云举。淋漓豹髓浮漂觞，璀璨金盘荐鳞脯。耳闻楚水泣英皇，眼见商郊葬彭祖。琪花生树宵有光，东风入律春茫茫。春茫茫乐无极，青佳夜夜月宫来，广寒嫦娥奇消息。”铭览毕，曰：“梦与诗符。吾将已矣。”越三日而卒。

### ○媯某

媯某者，海宁卫前所军士也。景泰初，邓茂七者反于台州，媯某实从征焉。战败，被伤而逃，自匿于积尸之下。夜半，见灯水火荧煌，呵道而至，乃一神官也。据簿点名验尸，至媯某，曰：“此人乃板闸之数，岂应死此。”遂去。天明逃回，固无恙。恒以告人，后十余年运粮至淮安板闸，堕水死焉。本所千兵陶简松告余者。媯，音绰，忘其名。

### ○牛舞

李西涯、程篁墩二公在英庙朝，俱以神童荐。时程九岁，李七龄耳。上面试之，先出“鹤鸣”二字，程对以“龙跃”，李对云“牛舞”。上命中使问曰：“牛如何会舞？”对曰：“尧舜在上，百兽率舞，牛何独不舞？”上大异之。出对曰“螃蟹一身鳞甲”，程对曰：“凤凰遍体文章”，李对曰“蜘蛛满腹丝纶”。上曰：“此儿宰相器也。”又出对云“鹏翅高飞压风云于万里”，程对曰“鳌头独占依日月于九霄”，李对云“龙颜端拱位天地之两间”。皇情大悦，即皆廪于翰林。后李以天顺甲申二甲第一，程以成化丙戌一甲第二。程竟为典试所累，而李功名寿考终焉。

### ○南岳碑

南岳岫嶙山碑，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。《昌黎集》中有千搜万索之叹，则其湮没久矣。且岐阳石鼓，退之尚以义娥之遗为孔子憾，况此虞夏之书乎？嘉

靖丁酉，余于白下新泉书院睹焉。盖甘泉宗伯刻之贞石，译以楷书，然后可识。凡七十七言，始以“承帝曰嗟”，终于“鼠舞征奔”，末有隶书。帝禹刻三字，想秦汉间人所增刻者，亦佳甚。盖山崩得于碧云峰下，泯灭数千载，一旦出我大明之世，固为是碑喜而重为尼父憾云。

### ○承发房

余尝于礼部承发房见壁间一诗，不知何人作，亦无题。详味之，必蜀人有办事者，寄子之诗也。虽杂之《少陵集》中，亦不能辩。人品，其可以资格论哉！录其诗，曰：“骨骼今年异，衣裳昔日殊。读书须努力，写字莫糊涂。白水翻三峡，青山出两都。吾衰竟何以，赖尔得相须。”

### ○周溥

乌程周溥者，痒生也。成化初，人有姊被选入宫，尝有诗寄溥，云：“一自承恩入帝畿，难将寸草答春晖。朝随步辇趋丹扆，夕侍銮舆入紫闱。银烛烧残空有梦，玉钗敲断竟无归。年来望汝登云路，同补山龙上袞衣。”溥后以贡仕至别驾。

### ○朱静庵

自汉以下，女子能诗文者，若唐山夫人、曹大家，立言垂训，词古学正，不可尚已。蔡文姬、李易安，失节可议。薛涛，倚门之流，又无足言。朱淑贞者，伤于悲怨，亦非良妇。窦滔之妻，亦笃于情者耳。此外，不多见矣。我朝成化、弘治间，海宁朱静庵者，周汝航妻，博学高才，福德兼备，寿考令终，遗文垂后，才识纯正，词气和平，笔力雄健，真闺门之懿范，女德之文儒也。所作甚富，不能悉录，聊纪数首以见之。《游仙词》曰：“洞天春暖碧桃芳，瑶草金芝满路香。吹彻玉笙天似水，笑骑黄鹤过扶桑。”《秋日见蝶》云：“江空木落雁声悲，霜染丹枫百草萎。蝴蝶不知身是梦，又随秋色上寒枝。”《长信秋词》云：“长信深沉天路遥，玉阶凉露湿宫袍。不辞团扇轻抛掷，双燕俄惊别旧巢。”《明妃》云：“玉容憔悴向胡天，为惜黄金误少年。堪笑君王重声色，丹青不画梦中贤。”《虞姬》云：“力尽重瞳霸气消，楚歌声断些难招。贞魂化作原头草，不遂东风入汉郊。”《金陵怀古》云：“石城风起浪声齐，六代兴亡动客思。吴苑落花啼杜宇，宋台荒草走狐狸。残香犹染胭脂井，遗恨空传碧月词。谁道钟山佳气歇，真龙又见起钟离。”《题虞美人》云：“楚汉不两立，苦战民力疲。君王惑反间，腹心生嫌疑。亚父已谢病，龙沮仍丧师。威望日已挫，壮士日叛离。鸿沟定界分，收兵敛旌旗。释彼妻与父，恩义何忍欺。幡然昔盟约，匹夫犹不为。阴陵述失道，天亡复何辞。空歌拔山力，盖世功业衰。美人起长叹，向剑攒蛾眉。宁甘刎颈死，肯事忘亲儿。芳魂逐君去，雅兮竟何之。烈烈贞妇心，千古名不隳。”《读霍光传》云：“武



帝果明断，付托真得人。伟哉霍子孟，功与伊周伦。曾孙践天位，相业益忠勤。精诚贯金石，大义惊鬼神。牝晨失刚断，子祸成杀身。赤族一何惨，孝宣胡不仁。元勋覆宗祀，何以怀人臣。申韩不足法，王道谁为陈。乃知元始后，举国皆颂新。”

### ○周云宗

周云宗者，成化、弘治间人也。有神力，能隔墙掷马。又获神剑，可以屈伸。仗之作耗于太湖中，官兵捕之不能得。一日，束身归罪，曰：“吾今自诣，毋苦斯民为也。”遂三木下狱。一夕视之，去矣，惟枷丑存焉。后竟不复见。尝入山遇龙，龙蜿蜒逸入石壁。云宗执其尾，以剑截断之。霹雳随下，复急走获免。余尝读《博物志》，有菑丘诉者，以勇闻于天下。过神洲饮马，其仆谏之，不听。饮之，马果沉。诉拔剑而入，三日三夜，杀三蛟一龙而出。雷神随而击之，十日十夜，眇其左目。观诸云宗，可信也。

### ○扰龙

按《左传》，龙见绛郊，魏献子问于蔡墨，曰：“吾闻虫莫知于龙，以其不生得也。谓之智，信乎？”对曰：“人实不智，非龙实智。昔有豸叔安，裔子曰董父，实甚好龙，能求其嗜欲，以饮食之，龙多归之。乃扰蓄龙，以服事帝舜，帝赐之姓，曰董氏，曰豸龙，封诸豸川。夷氏，其后也。故帝舜氏，世有豸龙。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，帝赐之乘龙，河汉各二，各有雌雄。孔甲不能食，而未获豸龙氏。有陶唐既衰，其后刘累学扰龙于豸龙氏。以事孔甲，能饮食之，夏后嘉之，赐氏曰御龙，以更豸韦之。后龙一雌死，潜醢以食夏后。后飧之。既而使求之，而迁于晋县。范氏，其后也。”夫物有其官，官宿其业，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，乃坻伏。蔡墨之言如此。则上古之时，人能驯龙可知，故游于宫沼而流于庭。至战国时，尚有传屠龙之技者。后世德薄术疏，龙不相接，反疑古人之虚诞。浅之乎，其见哉！尝观吾邑有陈山龙湫之碑，宋绍熙元年大旱，知县李直养，走龙湫祠之。俄有蜿蜒，举体金色，见神座上。直养迎揖，即循左臂而上巾幘。因置奩中以归，出四龙子如粟，阖境惊异。阅三日，大雨沾洽，乃置蜿蜒并子于石，顷之俱无所见。诏进龙君为广惠洲灵侯，龙复见于殿，自空而下，其大如柱，光彩夺目，观者震悸，其答如响也。我太祖高皇帝初起义，兵祷于神祠，有龙见神座，上，即以帽收之。后征友谅，龙挟御舟西上，上亲为交记之。则龙不难致，惟德斯应，盖昭昭矣。

### ○姓氏

伊川先生尝言，姓氏有极蕃衍者，有极少者，此不可晓。愚谓此物理也，观之草木可见。五谷、五木之类，天下万世相同。其余各自土之所宜，乃至琼花只一本，遂至于绝。姓氏多寡，推此可见。余尝注《千家姓》，其间异姓

极多。余于传记偶有所得，即录其人以实之。然《千家姓》所不载者，亦多矣。如追喜、斐豹、裂儒、梓慎、杞梁、犬华、仲上、之登、哀骀佗，皆春秋人，寻穆、涅浩、输樊、破石、亲肥、公玉、带■〈尚阝〉、屠洛，皆汉人，地万、去居、岸挺、角念、僧疆、可敬、容叱、罗通，皆东晋南北朝人，吐万绪，隋人；宠忠、静寿孙，唐人；衷愉刺羽，五代人；斗盖、哈珊、志能、月彦明，皆元人；使仪、色容、院宾、底蕴、饶赐、撒祥、汴融、陕茂、浙兴、顺境、革从时，皆本朝进士。若此，皆不载者也。而姓名俱复者，羨门子高、斗谷于菟、落姑重异、安国少季、宗正珍孙、阙门庆忌、公上不害、沮渠蒙逊、昭涉掉尾、公户满意、游水发根、句龙廷实、青阳梦炎、答禄与权，皆四字者也。

### ○邓杞

邓杞，字贞甫，温州府学司教也。余忆丙子岁计，偕北上，会同年叶成规，出其所为诗一卷，皆豪迈奇古，止忆其一绝，云：“三人都门尚旧官，新丰客子布袍寒。当时只为高堂计，宁得高堂几日欢。”今三十年矣。且彼之亲禄养，但不久耳。而余之高堂竟不获沾，遂成终天之痛。于乎，尚忍言哉！

### ○天体

浑天之说，古今皆以为日入地下，西没东生。余尝阅西方之书，有曰地种之上，有百亿须弥山，各有大海环之。今此中国，乃一须弥间地耳。一须弥居一海中，分四洲焉。其南，谓之赡部洲，阿耨山主之，即昆仑山也，中国乃赡部东南一弹丸耳。日月五星，皆绕须弥之腹而一周焉，非实有昼夜也。光之所及则明，山之所障则暗。北州之日午，为南洲之三更。东西亦然。故四方无定位，十二时无定辰，皆自人所见而名之。其言如此。固荒唐宏阔，世所无稽。然今人谓日入地中，亦岂有所稽乎？余尝疑于是，及观浚川王先生《雅述》，言北极在天之中，中国在天之南。日月周行，其光有限。故光到处则为昼，不到处则为夜。常常在天，非入地下。以南而推，三方皆然矣。日之正午，杳无定端，各从得明得暗之中以为午位，古有周髀之法，言天如覆盖，日月绕盖缘而行。惜乎，其法不传矣。《列子》以天倾西北，地不满东南，亦非大观之见。日月星辰恒在天也，人远不及见，如入地耳。《论衡》曰：“日不入地，譬人把火夜行平地，去人十里，火光藏矣，非灭也。”此语甚真。昆仑山，地中极高之处。故山南之水，皆入南海，三方皆然。中国当昆仑之东，故江淮河汉皆入东海。乃云不满，是知其委而不知其源也。邵子以天地自相依附，夫天乘气机，自能运立，非藉乎地。地在天内，岂能系属乎？天，惟释氏谓风轮，能持水轮，水轮能持大地。此论胜于邵子，但言风而不及天，为未尽耳。天之转动，气机为之也。虚空即气，气即机。浚川此论，殊为精到，真有先

儒所未及者。然天无体，太空而已。其转动者，性也。动则自然生风，自然成形，皆不得已然耳。谓天乘气机，恐亦未尽。大抵如浑天之仪，则天形当如纺车；如周髀之法，则天形当如磨子。二说，未知孰是。

### ○形气

康节先生尝有天地自相依附，天依形，地附气，其形也有涯，其气也无涯之说。程子叹之，曰：“平生惟见周茂叔论至此。”愚谓康节之言，引而未竟，故先儒皆不得其意，以为天内只有一地，故疑天无穷而地有限，误矣。今敢加一转语，云“惟气也无涯，故有涯之形，亦相与无涯”，则尽之矣。盖地外有水，水外有地，地外又水，水外又地，气蒸成水，水聚成土，土载于水，水浮于气，所谓天一生水是也。故气无尽，地亦无尽。有涯云者，自四海之内，一地言之耳。而四海之外，人力不能通者，其地可胜言哉！汉儒之言，曰中国谓之赤县神州，中国之外，如赤县神州者九，谓之九州岛，则有裨海环之。裨海之外，复有大瀛海环之。《淮南子》曰：九州岛之外，有八夤。八夤之外，有八夤。是皆推测之论，实有其理，但无其名耳。惟佛氏比之微尘数世界海，斯则善形容无穷之意。《庄子》曰：“六合之外，圣人存之而不论。”存之者，默识也。不论者，不容言也。晋纪瞻亦曰：“其理极尽，无复外形。”得之矣。四方如此，上下亦然。惟象山先生反而求之心之无际，而始尽其理。此又至妙至约，超越千古之谈也。

### ○黄田碑

《春秋》书吴子使札来聘，胡氏传曰：“何以不称公子，贬也。辞国而生乱者，札之为也。故因其来而贬之，以示法焉。”愚意如胡氏之说，则圣人之刻核亦甚矣。虽张汤之笔，何以过之。且札在春秋，一孤凤耳，圣人独不能为贤者讳。吾恐天下无全人，而圣人求备之意，乃更深乎？札之墓，今在江阴黄田山下，仲尼为题其碑，曰“于乎，有吴延陵季子之墓”，十字见存，大阔径尺，但剥落殊甚。嘉靖初，丹阳县尹某，模勒新碑，立于陈少阳祠前。圣笔大书，岂易得哉！去之二千年矣，遗墨烂然。优崇于墓道，而深贬于《春秋》，吾恐圣人不如是二三其德也。

### ○马肝

汉景帝时，有黄生者，与辕固争论于帝前，曰：“汤武非受命，乃弑也。人臣不能正言匡过，以尊天子，反因过而诛之，代践南面，非弑而何？”固曰：“然则高祖伐秦即位，非耶？”于是帝两解之，曰：“食肉不食马肝，不为不知味。”盖言学者不谈汤武，亦不为愚也。遂罢。是后，诸儒莫敢明言受命、放弑者。愚谓马肝有毒，食之能杀人。汤武伐暴救民，固元元之梁肉也。然开万世篡夺之源，谓之马肝，帝亦知言哉！邵尧夫登楼，吟曰：“谁将酷烈千

般毒，化作恩光一狐深。惆怅先民不复见，更凭高阁一沉吟。”意亦至矣。

### ○几

今世之椅桌，不知始于何时。古人席地而坐，其坐以膝，即今之跪也。但人授一几，倦则凭之。几形稍弯，三足而内向。汉管宁常坐一木榻，积五十年，当膝处皆穿，则汉时固皆以膝。晋庾凯醉，帟堕几上，以头就几穿取，则晋尚席地。齐武陵王晔，尝侍宴醉，伏地貂落肉盘，帝笑曰：“肉污貂。”对曰：“陛下爱毛羽而疏骨肉。”帝不悦。可见，六朝时，尚席地坐也。柳子厚有《斩曲几文》，则疑唐时尚然。今世已不知几为何物矣。古人既跪坐于地，则列食于前，艰于俯取，故为笱豆，便其高耳。每种必出少许，置之豆间之地以祭，始为饮食之人。此皆古制，以施于今，则泥矣。宜我圣祖于宗庙革去笱豆，而用盘碟也。

### ○刀圭

按晦翁《感兴诗》：“刀圭一入口，白日生羽翰。”然学者皆不知刀圭之义，但知其为妙药之名耳。嘉靖十四年八月晦日，忽悟“刀圭”二字甚通快，不知古人亦尝评及此否？前在京师，买得古错刀三枚，京师人谓之长钱，云是部中失火，煨烬中所得者。其钱形正似今之剃刀，其上一圈正似圭璧之形中一孔，即贯索之处。盖服食家举刀取药，仅满其上之圭，故谓之刀圭。言其少耳。刀即钱之别名。布也、泉也、错也、刀也，皆钱之类也，但无年号、款识，殆汉物乎？

### ○沈赵梦征

赵文献者，广西举子也。尝司教于常之靖江，与江阴举子沈天麟交。嘉靖戊子秋，赵梦已中式，居第九，沈中第十二，晨驰报焉。沈北行舟中，梦已果中榜矣，送一彩帐至家，大书一“利”字于上。觉以语赵，二人欢相庆也。既而已丑会试，赵以初九日失格被斥，沈以十二日失格被斥，盖二场论题出“人臣怀仁义以事君”，误写作“怀利以事君”也。且在隔岁之前，而所斥之日，所命之题，鬼神已先知之，兹非定数矣乎！

### ○飞越峰

洪武四年平蜀，明升御璧出降。因献马，通体白色，首高八尺，长丈余。春月游牝于养龙坑得之，乃龙驹也。不可控驭，诏祀马祖，然后用之。囊沙四百斤，压而乘于苑中，久渐驯习。将行夕月之礼于清凉山，乘之如蹶云，一尘弗惊，赐名飞越峰。绘形藏焉，学士宋濂为之赞。余因思嘉靖初年，吾乡海滨地名宋亭，民朱黼家，牝马夜产驹，家人惊见满厩有光，起视，正见驹目开合如炬，以为怪也，急击毙焉。厥明视之，遍体毛皆成鳞甲之形。盖日牧于海上沙场，信龙种也。物之幸、不幸，有如此。

### ○板儿

四方风俗，皆本于京师，自古然矣。然有广眉高髻之谣。吾乡自国初至弘治己来，皆行好钱，每白金一分，准铜钱七枚，无以异也。但拣择太甚，以青色者为上。正德丁丑，余始游京师。初至，见交易者皆称钱为板儿，怪而问焉。则所使者皆低恶之钱，以二折一，但取如数，而不视善否，人皆以为良便也。既而南还，则吾乡皆行板儿矣，好钱遂阁不行。不知何以神速如此。既数年，板儿复行拣择，忘其加倍之由，而仍责如数。自是银贵而钱贱矣。其机亦始于京师。三十前，吾乡妇女皆窄衣尖髻，余始至京，见皆曳长衣，飘大袖，髻卑而平顶，甚讶其制之异也。还乡，又皆然矣。余素不识蝗。嘉靖八年，于京师庆寿寺见一宦者晨至，手持一虫，云不知何名，近日常生于宫中甚多。余观之，殆类吾乡所谓蚱蜢者，但稍大耳。比南还，而淮南北皆蝗矣，舟为所阻，至不可行。甫至家，而吴浙皆蝗矣。江南有蝗，未之前闻，实昉于此。气之感召，绝于影响，有如是夫！

### ○论斛

《齐民要术》，后魏时书。其言一石，注云“当今二斗七升”，此不可晓。然考魏时长安童谣，云“百升飞上天”，是以百升为一斛。则魏所谓斛，正今所谓石也。魏所谓石，今时无此制也。今官制，五斗为一斛，盖取其轻而易举耳，实当古斛之半也。今米一石重一百二十斤，正合四钧为石之说。

### ○论里

今以两足平移一十二步，准是五弓，盖一步准二尺五寸也。六尺为一弓，五六则三丈也。凡八百六十四步，是为三百六十弓，是为二百一十六丈，是为一里。

### ○论亩

亩法古今不同，《汉书》盐铁议曰：“古以百步为亩，汉高帝以二百四十步为亩。”今时俗语云，横十五竖十六，一亩田稳稳足。盖以十五乘十六，正是二百四十。若古之百步，以今弓准之，则其一亩当今四分强耳。故后稷为田一亩三亩广尺深尺，是横过一弓，直长一百弓也。古之一夫百亩，当今四十一亩耳。播种之区一亩三亩，通计百亩三十丈阔六十丈长耳。传言颜子有田百亩，信乎，其贫哉。

### ○论尺

按《家语》孔子云：“布手知尺，布指知寸，舒肱知寻。”盖用手拇指与中指一叉，相距谓之一尺。两臂引长刚得八尺，谓之一寻。中指中节上一纹，谓之一寸。盖中指有二横纹，准上一纹也。后世营造尺，始准下纹，但不知始于何时。宋儒以为本于仁宗中指中节，恐未必然。若以古准今，每尺当今七

寸七分耳。今以拇指与中指自臂腕一叉，尽处谓之尺脉，此亦可验。然程子又言，古尺仅当今五寸五分弱。则文王十尺，当今五尺五寸。六尺之孤，当今三尺三寸。棺七寸，当今三寸八分强而已。不知其异于《家语》者，何也？然文王五尺五寸，可谓短矣，恐还准作七尺七寸者为是。

### ○白沙诗讖

白沙陈公甫先生，当成化、弘治间，以道鸣于广中，为岭南夫子。时李士实宪广东，常从先生宴游玉台之下。他日，先生与世卿闲谈，兼柬若虚二律存于诗集。盖自先生歿后以至正德己卯之变，约三十年，而士实从逆，诗词规讽，宛然若合符节，殆至诚前知耶？抑偶合也。其诗曰：“风光随处可怜生，共把闲愁向酒倾。今日花非前日看，少年人到老年更。秦倾武穆凭张俊，蜀取刘璋病孔明。万古此冤谁洗得，老夫无计挽沧滨。”“礼乐犹存鲁两生，至今闻者尚心倾。乾坤已正高皇统，制作还思霸业更。事机每向忙来错，山色偏于雨后明。枕畔白云闲一片，直从南斗跨东滨。”

### ○星异

荧惑者，七政之一，非彗孛比也。然星家多忌之，若宋景公时守心，姚兴时出东井，唐德宗时守岁，符秦时、宋理宗朝皆犯南斗，则中国往往有事。昨甲辰四月，荧惑初见于箕斗之间，说者谓扬州之域有灾，既而大江以南，麦果无收，吴蚕尽死。六月一日，正入斗中，迨半月始出斗口，渐稍远矣。七月初复入斗中，数夕乃下而出，直至九月始远。凡百五十余日而两犯焉。于时大旱，米价昂贵，民不堪命，从前所无。苗皆螿死，民大失望。粪多力勤，人事愈尽者，被灾愈甚，颗粒全无。此又自古所无之变也。犯斗之效，盖彰彰矣。

### ○人异

谭紫霄《化书》有曰：“至淫之极，男化为女。至暴之极，人化为虎。”愚按魏襄王十三年，魏有女子化为丈夫。汉献帝七年，越嶲有男化为女。宋文帝元嘉二年，燕有女化为男。宋徽宗时，女子生须，男子怀孕。皆人异也。弘治初，吾浙萧山县有陈三者，尝为耆民，人呼为陈三老人，一夕化虎，惟一髀不变，入山为害。人有遇之者，呼三老官，拜而恳之，即舍去。正德间，苏州吴县有男子孔方者，一日忽闻空中呼其名，遂怀孕而生人。时高安朱侍御实昌，巡按苏松，以灾异闻。大意以为男子生人，古尝有之，然未有出于畿甸之内者，实大变也。嘉靖初，余姻家陈古涯瀛，知福之漳浦，县境内有卫氏者，妯娌三人皆不孝甚。一日，雷震一声，化为牛、羊、犬三物，惟头面不变。雷神立于空中，观视良久而后隐。三物见人不能言，惟垂泪。陈乃图形刻板，详述其事，散于四方。后陈解职归，年余，县中人有来谒者，曰三物已死其二，尚存其一云。

### ○陈世章

陈世章者，以《易经》补邑痒弟子员，嗜酒尚气，人皆以狂目之。然性直而质敏，余独与之善也。生子曰干，今亦痒生。嘉靖乙酉，世章醉死四年矣。吾友蔡时信者，处其堂兄茂才之塾，时干亦从游。他日，时信与诸生扶鸾召仙，降者乃朱晦翁也。众皆惊愕罗拜，质以《易经》所疑十余条，一一剖析详明，益信无疑也。已而忽书曰：“时信，汝以色病，我以酒亡。”众方疑骇，又书曰：“陈干儿过来。”众笑，始悟其为世章也。余因问：“阴世所谓地狱者，有诸？”曰：“有。”“然则公何以在此？”曰：“我无罪者，不往也。”又问：“轮回有诸？”曰：“有。”“然则公当何如？”曰：“三年后，在光泽徐知县家，范氏为男。”鸾既返，诸生乃纪其言于壁。次日，干出其所遗旧书，昨所剖析，皆其存日亲笔题意也。后三年，吾邑有徐丰崖先达，以蓬州学正迁光泽令，归而移居，无子。孕，将育矣。夜梦有远客至门，徐亟出迎，乃一冠带者，曰：“吾姓陈，闻公新居，故来耳。”觉而异焉。迟明，而子生。弥月以梦语人，偶陈氏诸彦昔之召仙者闻焉，曰：“噫，征矣。”为言其详，及所同见者。崖未信，以问于余，余曰：“不谬，壁记尚存，可质也。”丰崖叹曰：“有是哉！”盖召仙时，徐尚为学正，因名其子曰应陈云。

### ○陆俨山

陆俨山祭酒深，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终，经一日夕未殓，复苏。自言曰：“初见一吏人相请，至一大衙门。主者出迎，入后堂，坐定。命取禄寿簿来，检之曰：‘公之功名富贵美矣，但平生有短行者三事，故折公寿算，今尽于此矣。尚有三日，且请还复。’送出门，适见拘系一罪人至，乃俨山弟也。因言于主者，主者即命放之，曰：‘汝且去，与老先生同来。’遂苏。”时，其弟亦久病，果越三日同时而卒。

### ○人面疮

按医书言，人面疮，云是袁盎、晁错之冤，诸药不效，以贝母啖之，遂愈。正德丁丑，临淮贡士彭鏞邀余饭，有神乐观陆道士者在座，老矣，当时失问其名。彭指之曰：“陆公少时尝生人面疮。”余因问之，答曰：“年十七时，夜与本房老仆忿争，殴之死焉。房后地旷而风烈。吾师急聚薪焚之，天明无知者。十年后，足外赚发毒成疮。疮口似唇而有舌无齿，能言，曰：“我即仆也，我今安在？”且索酒食。但开口言时，必大痛垂绝，口闭复苏。饮之以酒，则四周皆红；啖以脂膏，亦能消烁。食毕，则闭，疼乃稍可。但流脓血不止，每日一度或二度。其发无常，极受苦楚，贝母亦不能疗。如是者一年，忽七日不言，以为将瘥矣。有兄在牛首寺为僧，行往访之，在寺几半月，忽复言，痛绝尤甚。曰：“我才出数日，汝即避我，使我寻之苦也。虽然，冤亦解矣。”

汝明日下山，遇一樵者，可拜求治之。”明日，果遇樵者，恳焉。樵者厉声怒曰：“业畜，敢言我也。去，半夜疗汝。”忽不见。恍然回观，夜梦金甲神人胸挂‘赤心忠良’四字，谓曰：“药在案上，可煎汤服之。以左手持药查出，水西门外第二十家门首有妇人泼水者，即弃于道而返”。觉，起视案有物如乱发而无端。遂如戒，果见妇人弃之。疮遂愈。自后屡探本妇，竟亦无他，不知此何故也。”陆时自出其足，尚有微痕，可验云。

### ○朱府君墓铭

按《五代史》纪吴越国王钱鏐，欧阳公得其封落星石制书，称宝正六年辛卯，始知其尝改元，余皆闭而不见。余家旧藏《武原志》，内载土中所得《朱府君墓铭》，则知尚有宝大二年，在甲申、乙酉岁。又自称为义忠国。惜欧公不及见耳。作者谢鸞，即其所言，可考见当时吴越尊王效顺之意。使欧公而见，必当以备列传无疑。今录其略于此：府君，讳行先，字蕴之，吴郡人也。猿臂燕颌，完备将才。始隶职于建宁高公，所在征讨有功，雪守用为心膂。自渤海公厌世，高礼乱，行君奋臂一呼，率众归国。时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，亲统全师，抚宁郡县，君遂以功累封协力勤王佐正匡国功臣，加右仆射静海镇遏使。君在镇，锄耰荆棘，板筑城垒，亲载耒耜，遍植桑麻，以备祇奉，供承南北。十五年，内外无间言。以宝大元年四月得疾，终于镇。殿下遣中使三赐汤药，赙赠甚厚，进明州郡侯太傅。世墓在乌程县，不克归葬。以其年岁次甲申，厝于开元府海盐县德政乡澈墅村之原。有子八人：元晟节度使、正散将，元杲，节度、正散将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、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，元升节度、下将，皆有父风。鸞与府君幸同王事，不敢饰词，铭曰：“挺生英特，邈尔奇形。素蕴豹略，能精武经。戈鋌再举，氛祲廓清。从兹勇冠，大振厥声。盛迹既彰，威名遂振。静守谦敬，动知逆顺。惟此贤王，尝其忠信。不有殊功，那迁剧镇。开吴志大，佐越功全。一人注意，百辟惟贤。方期剖竹，宜分重权。孰谓梁木，俄随逝川。生作功臣，没留遗策。眷彼令嗣，恭承帝泽。丹旒斯引，玄宫已辟。万载千秋，芳尘永隔。”观鸞之文既佳，而又能知大义。所言“恭承南北”者，南指吴越，北指宋也。谨用识之，使忠义之士，白于后世。

### ●碧里杂存下卷

#### ○铎角

我太祖高皇帝，所以化民之道，思之尽矣。黄昏则制木铎，使人呼之于道路，曰：“孝顺父母，恭敬长上。和睦乡里，教训子孙。各安生理，毋作非为。”不过六句之间，而其语甚明。无非欲其孝弟慈爱，为善去恶，而成仁厚之俗。五更则制画角，使人吹之于丽谯，曰：“为君难，为臣又难，难也难。创业难，守成又难，难也难。保家难，保身又难，难也难。”亦不过九句而已。



而其声甚悲，无非欲其谨始慎终，居安思危，而免颠沛之苦。虽诗书所载，何以加焉！真圣人之言也。天下臣民，使能守而弗失，岂不永享太平？奈何二百年来，遂不复知有此，可不慎哉！

### ○洪武韵

韵书始于江左，沈约乃吴人，其以四声括字，内多土腔，杂乱之甚，不可分辩。自唐至宋，以诗赋取士，尤严于韵。作者虽佳一韵之错，则不复取。想当时亦非不知沈约之谬，或者正喜其杂乱易误。盖将以此窘士，故用之欤？我朝洪武取士，犹用诗赋。圣祖独恶沈约之谬，故作《正韵》一书，一洗前代之失。其有功于士习大矣。至今会试榜文，有除《洪武正韵》一部外，不许夹带片纸只字，盖亟欲《正韵》之行也。岂知以后革去诗赋，士子已不知《正韵》为何物。而世之作诗者，亦复因仍旧弊，又不知《正韵》为何书。不务正音，不遵时制，反从侏离艰涩之韵，吾不知其何也。

### ○赵松雪

赵松雪公，宋之宗室而仕元，人皆议之。有题其画者，曰：“赵家公子，玉堂仙画。出苕溪似辋川，多少青山红树里，岂无十亩种瓜田？”又题其画渊明图，云：“典午山河半已墟，蹇裳宵逝望归庐。翰林学士宋公子，妙笔多应醉后书。”有题其画马者，曰：“隅目晶荧耳竹披，江南流落乘黄姿。千金千里无人识，笑看胡儿买去骑。”有题其画竹者，曰：“中原旦暮金舆远，南国秋深水殿寒。留得一枝春雨里，又随人去报平安。”其讥之也深矣，恐亦伤于太刻。天命有在，宋祀已墟，族属疏远，又无责任，仰视俯育，为禄而仕，民之道也。但当辞尊居卑，时怀黍离之感而已。必欲以事仇责之，宁免顽民之诛？微子抱祭器而归周，受封于宋；箕子传《洪范》以授圣，受封朝鲜；与夷齐各行其志，仲尼称仁，不亦可乎！

### ○哨遍

旧观东坡在昌化，负一大瓢，歌田野间，盖哨遍也。“哨遍”二字，不知何谓。及观坡《与朱唐叔书》，云：“旧好读渊明《归去来词》，每患其不入音律。近辄微加增损，为般涉调哨遍，略改其词，不改其意。”始知“哨遍”是乐府牌名。后见元人周德清，作《中原雅韵》，专论音律，但无师传，不能通晓其言。乐府曲名，共有三百六十五章。轩辕制律一十七宫调，今止存一十有二，自黄钟大吕等以至般涉调总统三百余乐章。所谓“哨遍”，乃般涉调之一曲耳。则知历代士大夫，皆通音律，如李白应制，作清平调。柳子厚言箏与瑟，皆十三弦，有七律三十五调。可见，自唐至元犹有其传。至于我朝，绝无之矣，但依其平仄成文而已，漫不知宫商律吕为何用，又何怪声诗之不古若哉！坡翁“哨遍”在《草堂诗余》，可考。

### ○诗帐

东坡先生以才高见忌于时，朝士嫉之，百计中伤，诬其诗涉诽谤，检其《螭龙》等作，言于上，欲置之死。又行杭州，凡其在任日所题屏障、卷册、僧房、名山诗句，悉录成帙以进，谓之诗帐。所媒孽者，至矣。幸赖时君不信浸润，遂得从减。或言祸起诗讽章惇，此恐未然，盖皆舒亶、贾易、朱光庭等为之也。观其在海外所遗悖书，乃平生至厚，相知而蒙其教爱者，岂有是哉！然尝因秦太虚下第，和参寥韵寄之，云：“秦郎文字固超然，汉武凭虚意欲仙。何事秋来不得解，定中试与问诸天。”此则真欠检点，无所逃罪，幸亶辈不及知耳。

### ○岳武穆

成化中，杭郡庠生陈璟、陈珂，以功名事扶桑召仙，仙至，题诗曰：“天风吹我上湖山，回首中原只惨颜。一纸灵符来野垞，又骑黄鹤到人间。”二生问前程如何，书曰：“二子皆有成，但令弟更显达耳。”二生请问大仙姓名，书曰：“吾，宋岳飞也。吾有心事为子白之。”其词曰：“君不见，黄龙塞上秋风高，貔貅满野如猬毛，千乘万骑拱视而壁立，仰看大将真嫖姚。又不见，朱仙、偃城战大捷，指挥甲士皆英烈。匈奴酋长已受降，圻甸腥膻闻之而溃蹶。丈夫立志岂止此，直欲挽回君父之车，与天下苍生俱雪耻。嗟呼！权奸蔽天日，班师之牌一日十二至，构成大狱坏长城，倾山倒海风波起。缚虎容易纵虎难，妖狐敢决东窗计。一家同日尽诛夷，河北功劳皆已矣。世间万事有公道，闻说贼臣皆切齿。至今血食在西湖，千古堂堂照青史。”二生曰：“他日功名有成，即以此歌立石于庙。”又书曰：“自颂功德，非臣子所宜。汝若立石，吾以雷霆碎之。”后璟中会试，为蜀府长史。珂中进士，至大理卿。果如其言。郡人徐越述其事于余，因作《精忠百咏》诗，贻其耳孙为筵■〈?专〉云。

### ○周孝侯

周处，字子隐，阳羨人。少孤，勇力无行，乡里患之。因感父老三害未除之言，乃入山射杀虎，入水杀蛟，遂师事陆机、陆云，励志好学，有文思，州府交辟。仕吴，吴亡归晋，累迁至御史中丞，不避权戚，为梁王彤所陷，战死。今墓在宜兴城中，有庙，谥曰“孝侯”。历代加封王爵，救灾捍患，代显威灵。兹今嘉靖乙卯五月，贼焚无锡，宜兴告警。忽处墓烟气矗天，若竖黑旗二面，满城人皆见之，连夕皆然。后又添一面，宛然在望，近视则不见。时予侄鯤作令，所目击者，乃为文致祭。士民欢曰：“孝侯显灵，吾上无患矣。”后贼过境上，果不为害。盖没已千二百年，而神之昭著如此。

### ○干宝

干宝者，孙吴时人，即于宝也。本姓干，后人讹为于字。海盐人也。按武

原古志，去其墓，在县西南四十里。今海宁灵泉乡真如寺，乃其宅基，载在县志。盖古地属海盐也。旧图经云：宝父名莹，仕吴为立节都尉。有宠婢，妻甚妒之。莹卒监葬，遂生推婢于墓。后十余年，宝葬母开圻，而婢伏棺如生，载还，经夕始苏，言其父恩爱如旧，地中亦不恶。既而嫁之，生子。宝感之，遂作《搜神记》。想当时必闻婢谈地中鬼神事故耳。嘉靖壬戌六月，又闻于汴阳兵师王方崖楹言，汉川尹蒲山者，任四川顺庆府同知，尝为之谈属邑南克县刘氏事，忘其名矣。父有一婢名么女，父宠爱之，为母所妒。父没，母推诸圻中，并葬焉。三年后，母死开圻，见其婢伏棺上不死，遂出之。言与其父相处如常，乃一梦中，无所苦也。蒲山归，遍言于人，以为大异，殆与前志实相符合。

### ○张方洲

方洲 张先生宁，吾盐之伟人也。仪表丰整，有俊才。诗、字、丹青，一时三绝。文集甚富，行于世。正统蒙尘，先生尚未仕，作二诗云：“羽书昨夜报居庸，百万雄师下九重。天子垂衣临大漠，群臣端笏护元戎。禁中已乏回天谏，阃外谁收辟地功。千古澶洲扶日毂，令人长忆寇莱公。”“宝马朱轮接上游，时危难解奉天忧。鼎湖龙去弓刀远，剑阁云深日月愁。玉辇已随胡地草，青山犹是汉宫秋。微臣天末空瞻切，肉食何人与国谋。”成化间，官礼科都给事中，奉使朝鲜国。国王遣其臣朴元亨者，为馆伴。朴亦捷才，从游太平馆。先生为《百韵诗》，每写一联，朴亦随手和之。相逼甚急，殊无逊意。及先生写至“溪流残白春前雪，柳折新黄夜半风”，朴遂阁笔，曰：“不敢和矣。”先生终于汀洲知府，家居无子，名重海内。捐馆后，有二妾，曰寒香、晚翠，各年十六七。乃更相剪发，以死自誓，不下楼者六十年，皆登寿考。人莫得见其面以卒，为吾邑之双节云。

### ○冷面寒铁公

周新者，南海人。永乐中为监察御史，不避权要，贵戚敛手。性刚直，无笑容，人呼之为冷面寒铁公。转浙江廉使，多所平反，不能悉录。有虎为害，公为文祷于城隍，虎自来伏罪，乃格杀之。其异政多类此。朝命锦衣千户东浙拿脏吏，受赇卖法。适新须知还，遇于涿州，捕之系于涿狱。被其脱走，诣阙，反诬奏新。上怒，驰驿缚新至御前，犹口陈其罪不已。上愈怒，立斩之。是夕，太史奏文星坠。上大悔之，后尝见形于朝，或见一人红衣立日中。上呵问之，对曰：“臣周新也。上帝以臣刚直，命为浙江城隍，为陛下除奸吏。”言讫不见。参政彭森为作传，其略如此。

### ○狸啮鸡

吴康斋先生与弼，江右崇仁人也。少年省亲太学，布衣弊履，人莫识其为

司成之子。弃去举业，专意圣学。中岁家极贫，絺绤御冬，躬耕食力，人不能堪，而怡然终身。尝有诗曰：“淡如秋水贫中味，和似春风静后功。”又诗曰：“灵台清晓玉无瑕，独立东风玩物华。春气夜来深几许，小桃又放两三花。”家蓄一鸡司晨，为狸所啮，乃作一诗，焚于土谷神祠，曰：“吾家住在碧峦山，养得雄鸡作风看。却被狐狸来啮去，恨无良犬可追还。甜株树下毛犹湿，苦竹丛头血未干。本欲将情陈上帝，题诗先告社公坛。”一夕雷雨，天明狸震死坛前，非诚通神明而有是乎！然愚观康斋在我朝道学中，笃志力行第一流人品，试观其语录，不问而可以知其人，故白沙先生师事之。作《枯树哀谈》者，乃极力肆诋。此与宋之小人巧谤程朱者何异！恐后学不知，遂信以为实，则受诬于千古矣，故敢为一雪之。

### ○渡海方程

余于癸丑岁，见有《渡海方程》，嘉靖十六年，福建漳州府诏安县人吴朴者所著也。其书上卷述海中诸国，道里之数，南自太仓刘家河开洋，至某山若干里，皆以山为标准。海中山甚多，皆有名，并图其形。山下可泊舟，或不可泊，皆详备。每至一国，则云此国与中国某地方相对，可于此置都护府以制之。直至云南之外，忽鲁谟斯国而止，凡四万余里。且云至某国，回视北斗，离地止有几指。又至某国，视牵牛星，离地则二指半矣。北亦从刘家河开洋，亦以山纪之。所对之国，亦设都护府以制之。直至朵颜三卫，鸭绿江尽处而止，亦约四万余里云。下卷言二事，其一言，蛮夷之情，与之交则喜悦，拒之严反怨怒。请于灵山、成山二处，各开市舶司以通有无，中国之利也。其二言，自山东抵北直隶，濒海数千里，皆沮洳膏腴之地，今皆弃于无用。合于其间，特置一户部衙门，专管屯田之务，募民耕之。臣颇谙区田之法，又传得外国金稷米种。见在每一种一亩，可比十亩。如是数年，得谷不可胜计，则江南漕运可免。其言如此，虽未知可用与否，亦有志之士也。据其所言，则至忽鲁谟斯国，当别有一天星斗矣。永乐中，太史奏南极老人星现，廷臣称贺。南极入地三十六度，不可见，岂即其地欤？则所言牵牛止有二指，又何疑哉！南极乃远而不可见，非入地也。《程氏遗书》言，天地升降在八万里中，岂亦自星而验之欤？

### ○秦驻山碑

按《史记》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，自号始皇帝。二十八年东行郡县，上峰山，并海以东，登之罘，又作琅琊台。二十九年登之罘。三十年之碣石。三十七年上会稽。并刻石颂德，凡七处。史载其词者五，东南惟会稽秦望山者尚存。今按《武原志》载，吾邑秦驻山碑，赵宋时已破碎。所可考者，有云：“前贤灼灼，后圣茂哉。始皇承天，越受帝命。业超上古，殄周灭郑，七雄

靡余，六国是并。功深太古，道迈前王。埽炎均昊，美冠颛黄。通灵七代，敬构斯堂。纵圣凝贤，荷兹休祉。庵藹余辉，蜚声万祀。”凡六十八言。其词甚古，真先秦文，《史记》所不载者。盖遵海而南，先登秦驻，而后登秦望也。今碑不存而庙在，不知创于何时。庙前有飘松一方，拆而复生，不由栽种，亦往往显兵戈光怪之异，海上人皆见之。

### ○王雨舟

王雨舟，名济，湖之乌镇市人也。其父王翁，家巨富而性吝，无子。其家临市，河傍有市桥，久废矣。一日有老僧至门，以修桥为请。怒叱数次，其请益坚。翁曰：“汝于市中募缘，吾当为主。”僧不肯，必欲翁一力成之，不得已而诺焉。费之百金，成矣。仍建亭桥侧，俾僧居之。僧戒律清苦，时时与翁往来笑语，甚相得也。居且十年，时翁侧室有娠，将就馆矣。一夕，翁梦此僧狼踰进门，径入闺中。翁梦中大怒，追逐，遂醒。而内室啼声闻矣，举家大喜。天明，得外报云，僧于半夜已坐化于亭中。翁大惊异，因命其子曰济，盖取义于桥也。雨舟后官横州别驾，词翰俱佳，亦无子。性坦夷，有大度，穷极声色富乐。终身与余先君交善，此其所自言也。

### ○佛记儿

按史传所载，修己背坼而生禹，简狄胸拆而生契。陆终氏娶鬼方之女，开其左右胁，而生昆吾等六人。浮屠氏称释迦之生，出母右胁。黄冠氏称，老聃之生，出母腋下。魏黄初五年，汝南屈雍妻王氏，生男从腋下小腹上出。宋时，莆田尉舍之左，有市人妻生男，从腰脾间出，皆疮合，子母无恙。此皆得于传记。近见《琅琊漫抄》，乃文衡山先生之父林所录。称成化辛丑，宿州奏，一妇人肋下生男。弘治改元戊申，公按宿，亲召视之，八岁矣，名佛记儿，是黄医官之甥。母娠时肋肿如臃，比生时母亦昏晕不知。及苏，视肋肿处已平，疮瘡甫合，乃知肋下生也。据此，亦常有之，则自古圣贤之生而異于人，又何疑哉！

### ○前知

前知之道，在至诚。固其能事，然观传记，若夏侯婴之佳城，王果之堕棺，沈彬之漆灯，皆符于千数百年之后，载诸简册，世远或未可信。及观虞邵庵作《朱泽民母墓碣》云：至元甲午吉宜人将就馆，其姑施夫人疾，亟下圻，梦伟丈夫告曰：“勿夺吾宅，吾且为夫人孙。”既而治地，得石焉。太守陆绩之墓，别有刻石在傍，曰：“此石烂人来。”换视之，果断矣，遂掩之，而遂卜地。夫人复梦伟丈夫来，谢曰：“感夫人盛德，今得为夫人孙矣。”已而泽民生，为江东行省儒学提举。本朝天顺年间，徐有贞治水张秋，命东平判官王震浚河。堤下一圻，有石志，曰：“前卦吉，后卦凶。五百年后水来冲，幸遇王

通判移我在河东。”遂改葬之。则前知之术，信有之矣，岂皆至诚之圣人哉！

### ○习静

正德初，先师阳明习静于阳明洞。洞在南镇深山中，先生门人朱白浦、蔡我斋等数辈自城往访焉。道遇先生家童，问以何往，对曰：“老爹知列位相公且将至，故遣我归取酒肴耳。”众异之。既至，问曰：“先生何以知某等之将至也？”先生曰：“诸君在途，某人敲水洗手，某人刻竹纪诗，皆如目击。”众益大骇。盖无事则定，定则明，故能心通。岂他术哉！信蜀山人董《五经》之事，非诬矣。然非圣智之资，未易言也。

### ○盛玉华

玉华盛先生端明，南海人也。提学浙中，通政南畿，余时屡获接之。宽仁厚重，犯而不较，忍性绝欲，存心济物，真盛德君子也。尤精于医，自言尝集方书一千卷。家不杀牲，虽会客，惟取诸市。自己饮食惟白粥、柏子汤而已，茶亦不用也。尝自云：“诸君不信轮回，盖忘之耳，其不信固宜。惟余自生时，即能记忆，故惟自知之，自信之耳。余前世乃广东一军卒也，不欲言其名，父早丧，惟能认母与妻耳，专与百户牧马。今母妻之容，与系马之树，宛在目中。”其自言如此。又自述今生之异：盖其今世之父选，一苦寒边方教官，年五十余无子，因学中无乡贤祠，言于县尹而图之。既得地矣，期以明日启土，夜梦一朝服者曰：“此吾宅也，公能存之，当使公生贵子。”及明破土，得一碑，曰：“端明殿学士某之墓。”遂不动，为之封而树之。逾年而得先生，因以为名云。

### ○郭景纯

阳明先生，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，梦晋忠臣郭景纯璞以诗来谒。且极言王导之奸，谓世人徒知王敦之逆，而不知导实阴主之云云。觉而悉记其诗，不遗一字。起录于壁，曰：“我谙阳明道，故知未来事。时人不我识，遂传耽一技。一思王导徒，神器良久觊。诸谢岂不力，伯仁见里底。所以敦者佣，罔识天经与地义。不然百口未附托，何忍置之死。我于斯时知有分，日中斩柴市。我死何足悲，我生良有以。九天一人抚膺笑，晋室诸公亦可耻。举目山河徒叹非，携手登亭空洒泪。王导真奸雄，千载人未议。偶感君子淡中及，重与写真记。固知仓猝不成文，自今当与频谑戏。尚其为我一表扬，万世万世万万世。”噫！后之千二百年，而英灵犹见梦于阳明。阳明能尽忆之，是皆精明之极，理无间耳。阳明亦有长诗，多不录。

### ○田石谣

阳明先生既平田州之乱，先是田州有一巨石，谓之田石，侧卧江浒，旧有童谣云：“田石倾，田州兵。田石平，田州宁。”岑猛闻而恶之，乃夜遣人平

之，明复如故。如是再三，终欷侧也。自先生定乱之后，此石平矣。先生自往观之，命洗剔苔秽，见有古刻“新建伯”三大字于其上，亦异矣。先生遂续加九字，并刻之，云：“嘉靖岁戊子春，新建伯，王守仁。”因奏改为田宁府云。

### ○虔台梦

阳明先生在赣州都府，军令甚严，宿卫之士无敢偶语离次者。一夕，于中夜，卫士忽见府门洞开，有一道流自外至，长髯蕉扇，俨如洞宾。一童子执纱灯，前导以入，门复闭。久之，开门，送出，长揖别。去甚速，不知所之。见者惊愕，门如故。天明，遂相传言，自守巡以下，皆知之已。而守巡入楫，先生遂自言：“梦纯阳真人来访，吾问：‘如何谓之仙？’彼曰：‘非儒之至者，不足以称真仙。’吾又问：‘如何谓之儒？’曰：‘非仙之至者，不足以言真儒。’良久别去。”守巡乃敢言夜来卫士所见，始知纯阳之果至也。

### ○斩蛟

嘉靖八年春，金华举人范信，字成之，谓余言：“宁王初反时，飞报到金华，知府某不胜忧惧，延士大夫至府议之，范时亦在座。有赵推官者，常州人也，言于知府曰：‘公不须忧虑，阳明先生决擒之矣。’袖中旧书一小编，乃许真君《斩蛟记》也。卷末有一行，云：‘蛟有遗腹子贻于世，落于江右，后被阳明子斩之。’既而，不数日，果闻捷音。”范语如此。余后检《白玉蟾修真十书》，始知真人斩蛟之事甚详，其略云：真人既制蛟于牙城南井，仍铸铁柱镇之。其柱出井数尺，下施八索钩锁地脉，祝之曰：“铁柱若亚，其妖再兴，吾当复出。铁柱若正，其妖永除。”由是水顿息，都邑无虞。复虑后世奸雄窃发，复虑后世奸雄窃发，故因铁柱再记云：“地胜人心善，应不出奸仇。纵有兴谋者，终须不到头。”又曰：“吾没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，此妖复出，为民害。豫章之境，五陵之内，当有地仙八百人，出而诛之。”真人生于吴赤乌二年正月二十八日，至晋宁康三年八月朔，年一百三十六岁，拔宅上升云。余考传记，旌阳存日至今正德己卯，大约适当一千二百四十年之数。且所记铁柱，实应宸濠之讖，亦异矣哉！铁柱井，今在洪都南城铁柱观中，而真人亦有庙在省城，其有功于南昌甚大。又见江西士人言，宁王初生时，见有白龙自井中出，入于江，非定数而何哉！

### ○瑞莲

钱君景孚，名达，风度高严，远迈流俗，吾邑隐君子也。喜植莲，弘治己酉发一干，双花，结二实，入咸异之。衢方豪诗云：“钱家盆池如玉井，亭亭一干双花并。却疑姊妹在昭阳，太液波间斗双影。夜舒不闻有葭蕕，两房垂垂意可省。缘知公家有联璧媚水含英作光景。”天水胡纘宗诗云：“太华峰头有

奇卉，分得小池香一丛。扶疏对面笑初日，婆娑双袖歌回风。戏鱼田田掷其下，飞鹭振振鸣当中。两岐连理元易得，有人竞爽难为同。”后钱君赠刑部郎中，长子珍封礼科给事中；次子琦正德戊辰进士，尝以孤城抗贼，极谏犯颜，一麾出守，非其好也，乞东海而老焉。珍子薇，琦子芹、萱，皆举进士，甲第蝉联，一时独盛。而后来之秀，尚森森也。天之报施善人，表之以应莲为兆耳。传曰：“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。”善必先知之，信哉！

### ○御夷

汉贾谊以洛阳年少，当文帝朝，上《治安策》，史氏讥其欲施三表五饵，以系单于，其术固已疏矣。自余观之，可谓通达国体，未可以疏目之也。夷狄之性，谓之天骄，贵吾修内治以防之，若与之角，死伤必多，仁人之所愍也。故太王事之以皮币、犬马、珠玉。春秋时，鲁公会戎，魏绛和戎，公子遂盟戎，皆不得已而与之交。后世若汉唐之和亲，宋之岁币，视古则又甚焉，何尝出于谊策之外乎？我朝西僧、朵颜，皆縻以爵赏，厚往薄来，岁费不可胜计，皆表饵之遗意。迩者叛人徐海等，诱倭夷为边患，焚屠惨酷，大臣力不能制，卒以柔道胜之。如擒猩猩之法，耗费无限，乃知暗合谊言。盖势所必至，非有武侯、武穆、阳明之才。谊，其未可轻也。今日之计，御北虏，饬边防，御东夷，开市舶，庶几其长算乎。

### ○天宁塔

海盐治，在宋时去海稍远，后岸善崩，渐薄城下，而势未已。天宁寺西斋长老础石琦翁者，博学高才，有道行，名动朝野。夜梦龙王献珠，请师建塔，遂募缘建成，谓之镇海塔。自是而海岸不复沦矣。迄今二百余年，岿然尚存，高二百四十尺，制度比他塔殊秀爽。正德间，僧会琇翁修之，余尝为之作记。闻琦师初建时，每一砖顶于首，跽而诵《大悲咒》一卷，其愿力如此。初成时，其势稍偏。忽一夕，满城人皆闻空中语云：“天宁塔偏，急往救之。”旦乃正矣。事在宋潜溪所撰志中。乃今嘉靖乙卯二月，寺僧一小暗室中忽有塔影在壁。余往观之，乃倒影也。五层在壁，二层并塔顶在地。层层栏杆、枋桷、檐尾分明如画，阴雨亦在，晴则尤明。余尝睹野史中往往言塔影倒悬，今乃亲见之。

### ○器车

按《礼运》言：“天不爱道，地不爱宝，故天降甘露，地产醴泉，山出器车，河出马图。”注云：“器谓银瓮丹甑，车谓山车垂钩，谓不待揉治而自圆曲者。”晋时，恒山大树自拔，根下有璧七十，玉七十二，皆光色精奇，异常玉。又张掖柳谷之石，有八卦璜玦之象，亦此类也。正德甲戌，吾乡硖石友人沈拓，于紫硖山土中，得异石无数，有如斧钺者、圭璧者、方者、圆者。而长



者厚仅二三分，周围口尤廉薄。各有圆窍，窍皆倒棂。黄白黑绿，各不同，光洁工巧，人为有所不如。见者皆以为霹雳砧而藏之。嘉靖丁巳，黄湾马氏开山作圻，亦于土中得如前者一十六枚，其形极相似，白者光可鉴。皆余所亲见者，谅非人之所为，且人亦安事于此，岂即器车之类乎？

### ○投江

先师阳明窜龙场时，日夜南奔。抵杭，计逆瑾必欲置之死也，惧祸及亲，乃不敢归，惟遣家僮还报，而独居胜果寺。一日题诗于壁，置双履于江滨，而潜去矣。其诗曰：“学道无闻岁月虚，天乎生我欲何如。生曾许国惭无补，死不忘亲痛有余。自信孤忠悬日月，岂论遗骨葬江鱼。百年臣子悲无极，日夜潮声泣子胥。”自是远近喧传，阳明已投江矣。闻于逆瑾，怯心由是稍纾。遂得达龙场，而家亦无虞。然在万里之外，风闻汹汹，有云海日翁已斥死矣，有云王氏已抄没矣，非先师之见机行权，乐天安土，何以保其性命，而成他日之功哉！而无识之士，犹以伪死议之，岂知微服过宋，在宣尼有不免乎？余观唐史，安禄山表权皋入幕府，皋度禄山必反，以其猜虐不可谏，欲行又虑祸及亲，因献俘京师，在途诈死。既，含敛而遁去。皋母以为实死，恸哭感行路，禄山信之，而归其母。皋潜奉母昼夜南奔，既渡江而禄山反，天下闻其名。与此事正相类，真卓行哉。

### ○铁柱老僧

阳明先生壮年受室，时以妇翁宦江西，因往焉。一日，独游铁柱观。至一静室中，见一老僧，坐与语，相得，僧乃出书一编，授先生而别，且曰：“三十年后再相见。”后平宸濠入洪都，复往游焉。老僧尚在，以诗遗先生，曰：“三十年前曾见君，再来消息我先闻。君于生死轻毫末，谁把纲常任半分。穷海也知钦令德，老天应未丧斯文。东归若到武夷去，千载香灯锁白云。”先生亦有和章，今失记。昔所授编，亦竟不知何书也。

### ○张永

武宗毅皇帝既闻宸濠之变，奋然有射蛟之志，自称大都督威武大将军，乃南巡，欲与之决战。未至，而阳明已擒之矣。自常山路归杭，将献俘京师，而驾已至镇江。时巨张永先带京军若干来杭，先生遂移疾，卧于胜果寺僧房，以宸濠付三司官，取具收管。永至，问知先生所在，径造僧房，而先生药香满堂，拥被称不能起。永坐于床，曰：“王都堂，我知汝非病也，我有好言与汝。”先生备述用兵，劳瘁致疾之故，永曰：“君之功不须说，但圣上此来欲与濠战。君先擒之，今当押赴南京候旨，未可献俘奏捷。”先生曰：“谨如教。”又问曰：“宸濠宫中金银，今安在？”先生曰：“金银则无，但拾得簿籍有帐，皆送与二十四监矣。”永与语久之，意甚相得，扯先生起，出袖中片纸

，乃御书密旨也。云：“拿宸濠之功，我第一，你第二。”先生乃起，具服谢恩，遂同入城。次日，同赴教场操军。永亲射九矢，俱不中。请先生射，先生以不能辞，强之再三，而后就位，九矢皆中。京军齐声欢呼，曰：“名不虚传。”永遂心服，曰：“我国家得先生如此文武全才，社稷之福也。”自后江斌、张忠等屡于上前肆谤，皆赖永解救得免，然先生亦终不得一面天子。幸脱危机，永之力焉，不可以不纪也。

### ○铜柱梦

阳明先生既受广西田州之命，自言曰：“吾少时尝梦至马伏波庙，题之云：‘铜柱折，交址灭，拜表归来白如雪。’又梦题诗曰：‘拜表归来马伏波，早年兵法鬓毛皤。云埋铜柱雷轰折，六字铭文永不磨。’不意今有此行。”乃嘉靖四年秋也。逾年功成，而疾亟矣，屡表乞致不许，遂促归，至南雄府青龙铺水西驿而卒。事闻，上怒，爵荫遂尼至今。梦之验也如此。

### ○聂司务

湖州凌汉章，成化间针术神灵，擅名吴浙。尝谓予先子从吾翁曰：“昔曾于一市中见一丐者，形躯长大而凶恶，面颊天生一手掌痕，有十余丐者从之。既去，问于主人，主人曰：‘此丐姓聂，父聂某，原为司务之官。因早朝从行，吏失携笏板，怒甚，掌打其面，遂仆地死。后家居，其妻有娠，忽一白日见前吏入门，径入其室，已而妻生一子，掌痕宛然在面，父已心知之矣。始能言，即有报仇之语。比长，日以杀父为事父。谨防之，几被其弑者，屡矣。夫妻相议，逃避异乡，不知所往。其子遂纵酒色为非，将家业费尽，而为丐云。’”凌时感其事，作诗记之，曰：“平生不信有阴魂，丐面而今见掌痕。寄与世间君子道，莫教结怨种冤根。”

### ○铁树开花

王雨舟，名济，乌镇人。家富，好客，能诗，为广西横州判，尝为余言：“今世所谓六十花甲子者，以铁树开花得名。此树必遇甲子年方开花，吾尝于书中曾睹此说，后官横州，乃亲见此树在一指挥人家圃中。其人言，在我明洪武十七年、正统九年、弘治十七年三开花矣，今当于嘉靖四十三年再花。信书中不诬矣。”雨舟又自刻一编，记所见闻，亦载此，惜不问其所睹者何书也。

### ○日月影

凡日月东生西没，并南北二陆行，皆有一定之度。独丁卯岁，予于荆溪所见不然。余与馆宾查懋言等验之数月，甚审，可骇。月自望以前，每夜长落于未方；自望以后，每夜渐出于东北，直从寅丑之间升天，望南斜行，至未方则下没矣。七月、八月、九月皆然。每至半夜，月光入槛一丈二尺有余。日与月

同宫，皆出寅入未。日将没时，其光入南牖，照北壁。九月望日，太阳入槛七尺五寸。去冬至尚有两月，此何理也？不但日月而已，凡南斗箕心等宿，自一更以后皆从午未间落，甚速，不复西行，几乎四方易位，殊不可晓。初疑地势有异。及余仲冬抵家，望夜观月尚在天南，无一毫异，但人自不察耳。始悟太史公月出北辰间之说可信。次年春，海贼大至，杀死宗将军，围阮中丞于桐乡，浙西荼毒，岂《阴符经》所谓天发杀机，移星易宿之说，信有之耶？在南方如此，而北方不闻奏报，何欤？次年遂复反正。予时北斗有记，天河有诗，不止此也。

### ○木稼

嘉靖十五年，余游荆山，时冬至后，连日大暖，忽夜中大雷电雨雹，天明下雪，连五日夜，厚与肩齐，人皆行于雪巷。晴后三日，余乃渡淮。是日无风，日光在薄雾中，而寒气入骨，比雪寒三倍。忽见人之须眉毛发，皆皤然成翁，无间老少，相顾大笑。而马之尾鬣，柳之枝条，皆成银丝。平生之所未见，问于逆旅主人，曰：“此所谓飞霜也。”余意岂《春秋》所谓雨木冰者欤？沂阳子曰：“此木稼也。”然余考之，木稼，又谓之树介。木为少阳，少阳将有害，阴气胁之先寒，得雨而冰，曰树介。是日无雨，不知是否？燕惠王信谮，弃邹衍，邹衍仰天而哭，六月飞霜，则谓之飞霜，亦有所本。又考《齐民要术》，大寒，冰雪封条，谓之谏树。盖恐其阳气之泄故封之，谓之谏，殊有理而意新。稼介二字无义，岂谏字之讹欤？黄太史题橄榄轩曰“味谏”，亦与暗合。

### ○雷书

按宋儒皆以雷从地发，固为正论。然此直据理，而不知变者耳。夫变亦理也，宁有理外之变哉？按史，宋祥符中，岳州玉真观天火所焚，留一柱有“谢仙火”三字，人皆叵测，召仙而问之，曰：“此雷部掌火神名也。”又宋德清县觉海寺，雷书“西侯李钧火攸利火谢钧思通”凡十二字，皆倒书。又华亭天王寺雷书“高洞杨雅一十六人火令章”凡十一字，亦皆倒书。此犹见于传记者也。余游荆溪善权寺，正殿乃唐大中年造，庭下古桧乃萧梁时植，殿中三柱一书“谢钧记”三字，一书“诗米汉”三字，皆楷书；一书“诗米汉谢钧之记”七字，皆草书。每字各方径尺许，亦皆倒书也。周文襄公忱，命以刀削之，随削随深，惧而止，今洼处犹存。谓雷为二气搏击，而无鬼神，可乎？